

思旋天地

思旋

開學日子也是兩代爭執衝突的大挑戰，經過長達多個月悠長暑假，過得充實與否，年紀小的孩子要看父母如何安排，年紀大一點的中學生，時間管理和自制力非常重要。二十世紀，父母最多說的話：「不要看電視那麼久，會壞眼睛！快點溫習！」到了二十一世紀，父母的嘮叨說話變成：「不要打機那麼久，會壞眼睛！快點溫習！」時代不同，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連球場，至八十年代每天伏在電視機前追劇集，到二千資訊年代上網，打機已是年輕人的生活習慣，總之父母嘮叨繼續，孩子不理不依。

機不離手易釀家庭衝突

機不離手不止是年輕一輩問題，全球人類已習慣身在線下，在網上，手機讓與人與人關係變得這麼近那麼遠。除了社交的影響外，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愈來愈普及，就衍生更多影響健康的疾病，外國統稱這類病症為「E-SAD」。例如使用平板電腦時，懸空雙手兼重複的動作，會使手腕無法放鬆，造成肌肉疲勞，手指也容易患上腕管綜合症；另外，使用電子產品時間過長，導致頸椎受壓，磨蝕頸椎之間的軟骨，繼而產生骨刺。

微笑吧，地球

朋友是個單車控，但不是收集單車，而是出門一定要騎單車。他從加拿大來，在飯局上，大家說他到港島。大家勸他喝杯紅酒，他說只能喝啤酒，因為他駕照，醉酒開車在香港會被扣分，可能會停牌。他令我想起三位新認識的年輕朋友，這三個人，兩男一女，都有自己的工作，但工作之餘，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做Smiley Planet(中文直譯是微笑的地球)。他們主辦了一個叫做「Eat Zero 零捨好生活」的活動，首先是辦衣食住行的展覽，展示日常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耗有限的資源，藉此揭示減廢的迫切性；其次是以單車和音樂，來秉承和宣揚延續減廢的好生活，令地球能夠多點笑容。

達人何在？

東方衛視的《中國達人秀》又火起來了，據說在上海地區的收視率已經連續兩周超過央視春晚，於是媒體一片讚譽，尤其是一貫批評不表情的有關部門也公開表揚，認為其「視角對準了普通百姓，選手年齡跨度大，行業跨度大，才藝五花八門，還有小發明。評委不錯，沒有毒舌、惡語傷人」。

但除了道德的肯定，對於節目質量還得一碼歸一碼。既然引進了版權，那就得有樣學樣，別太離譜。《全美一叮》選的是來自草根的藝術家，所以選出了一堆傾倒英倫三島的蘇珊大媽，而節目選出的好幾位選手都出了白金牌。《中國達人秀》還在「秀」字上下工夫，所以大部分選手都是搞笑、搞笑、苦情和煽情。中國的電視人始終認為收視率是秀出來的，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認為「秀」是一切娛樂節目的核心。正因如此，目前晉級最後半決賽的都是「故事型」怪手，如「斷臂鋼琴家」、「鴨脖夫婦」、「孔雀哥哥」、「怪臉達人」等等，僅聽名字就驚天，相反一些在初賽時頗得人緣的民間絕技選手和歌舞類選手幾乎全被淘汰。以至於在網上最多的質疑便是：究竟是比拼才藝還是比拼故事？

朝開與暮落

在縣城之北，有一個新闢的公園，建在一座並不高的山上，夜晚散步的人，不分遠近地擁來，總能為散心尋找一次機會。他們或住在附近，或驅車數里，將車停放在一個平坦之地，然後再登山而去。山上幽靜，觀景也好，散步也罷，各人行走各人的路，很少有人對話。默默地，彷彿每個人都想着心事。



木槿花。網上圖片

在這裡，它比喻的是女子的美貌；而古代齊魯人對木槿花的稱謂，叫「王蒸」，是言其美而花朵繁的蘊意。

木槿花和樹皮均可以入藥，清熱止咳，涼血止血，清熱燥濕。處方名為「木槿花、槿樹花、鮮木槿花、白槿花」，性寒微苦。小時嘴饞，聽說木槿花的花瓣好吃，頑皮的我曾採摘品嚐，有點微甜，有點綿軟，咀嚼着倒也不苦。後來慢慢長大，知道了花的妙處不在於吃，而是在於賞，便再也沒隨便吃花了。一朵花，是一種芬芳，也是一種生命，它們是高貴的，可以任意枯萎、開放，可以接受世間的無視，卻絕不可以忍受人類的褻瀆。

我居住的小區裡，也有一些木槿花，每當進入炎熱的夏季，就一樹樹開出花來。每天從樓下走過，我都看到它，不妖不媚，不蔓不枝，靜靜地，彷彿與人對視。它們就那樣安靜地生長着，開放着。黃昏裡，它們滿樹嬌態盛開，而在清晨時，它們滿地芳華零落，而那一樹的花朵，仍然鮮活如昨。它像一個懂得掩藏的女子，朝開夕落，卻又不讓你看見傷痕。它的每一次凋謝，不是為了悔恨，而是為了下一次的開放更加絢爛，任春去秋來，四季輪轉，都生生不息。

閒暇時，喜歡在花前流連，看那一樹的花兒，不懼風雨，不懼炎熱，不懼風雨，開得蓬鬆，開得含蓄，那一刻，滿懷歡喜的心，便又對這嬌美的花兒，升起一份深深的愛惜，遙想起，青春年少時候的逸事。

裡，站在院中，巴巴地看那雨中花。一滴滴的兩珠兒，綴在瓣上，垂在葉下，剔透晶瑩，就像是花的靈魂，在我凝視的目光下，躍然而出，在花葉間翩然而舞。

就這麼神往着，直到雨停了，仍呆呆地站在樹下，聽那一樹雨珠的滴答。那時，同學的家裡有書，她的哥哥就喜歡在院子裡曬書。陰曆六月，是當地百姓傳說中曬龍衣的日子，一箱子的舊書，也可以在院子裡曬曬了，於是木槿花下，便有一張興趣盎然的曬書圖。所曬的圖書，有線條生動的畫冊，也有厚重大部頭的小說。不知是為了去看書，還是為了去賞花，同學的家裡，一時成了我念難忘之所。

曾為了去看書，假借去賞花；為了去賞花，又假言去借書，像逐花的蜜蜂一樣，在人家的院子裡流連忘返。有些要求，很羞於出口。且不說我是女孩，而對方是個少年。《雞毛信》、《雷鋒的故事》、《小蘿蔔頭》、《林海雪原》等等，就是在那個時候借讀的。正午的陽光毒毒地灑在身上，濕了頭髮，濕了衣衫，青春的臉龐揮汗如雨，也不曾覺得。

因為這些書，和那一院子裡的花，這段美好的經歷，從此便刻進了記憶。而美麗的木槿花，它那美好的名字和花朵，也從此走進我的心裡，愈久而親切。而如今，如果我會畫，定會畫一幅《木槿花樹下》，畫一株粉色的木槿花，再畫一株白色的木槿花，花樹下，一隻打開的木箱，兩行平攤的圖書，幾個恰青春年少的學生，低頭翻看着書頁，身單影薄。

在百度中搜索，知道木槿花還有一個名字，叫「無窮花」。叫這個名字的木槿，是韓國的國花。它們還有一些通俗的名字：白槿花、欄樹花、大碗花、籬障花、清明籬、白飯花、雞肉花、豬油花、朝開暮落花。《詩經·鄭風》歌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詩經裡的舜華、舜英，指的就是木槿花。

方寸不亂

方芳

俊男美女前年結婚，唇紅齒白，風華正茂。一年不見，但見面胃口唇白，面容浮腫，可見生活逼人。成家立室，置業無望，談何容易。

家中的年輕人，成了家未置業，天天都在期望美國加息，股市暴跌，令樓價有所回落，可以早日「上車」。

一生為「奴」

專家說很快會跌了，快了快了。然而，七月份整體樓價指數，連升四個月再「破頂」，還有不少人高呼：這種迫人的現象，無疑是教人焦慮浮躁的，再等下去會是什麼樣的結局？

今天的年輕人置業，對父母都有相當的期望。奇怪，香港父母好像都是「神」，管你有錢沒錢，都好像非出力不可。事實上，每一代的香港人，都曾一生為奴(樓奴)，只不過隨身贖得早，「老奴」助「小奴」一臂之力，代為「奴」。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有家報紙以圖文非非地說鐵年輕人發脾氣，你說今後長者乘客多尷尬？說實話，今日老當益壯的長者可不少，好些資深文化人，就曾以讓座為題寫過文章，說過自己故意讓座，避過年輕人輸送讓座的好意；其中有些長者，天天球場繞跑十個大圈，你給他讓座，他還要怪年輕人小氣呢。說實話，只要老得精神，腰不彎、背不曲、站得穩，這個伯伯婆婆婆，為己為人，反而應該倒過來讓座給年輕人。

如果沒有他們當年的勇氣和果敢，不會有今日可以自主的歷史和生活得有尊嚴的環境。紀念抗戰勝利，銘記歷史和教訓，緬懷先烈英靈，不僅僅是必要，更帶出尊重長者、安慰老兵的信息。畢竟，這群親親戰場殘酷的老兵即使幸存下來，有的也可能被破親人亡或患上創傷後遺症。

不讓時難讓亦難

其二、除了為健康着想之外，也得體諒一下年輕人，前輩打工時代，過的是朝九晚五合理工時，下班後尚有大量空餘時間享受個人生活；今日打工仔朝八晚十，唯一個人時間，就全賴車程中在座位上打機的幾十分鐘了。老人家若如已退休更加非讓位不可。年輕人一入職場已等同賣身，打工期間自由時間不多了；前輩們退休之後，一日二十四小時自我分配，過一日已等同年輕人過十日，雖說來日無多，論時計日，優悠日子說不定還豐裕過年輕人的未來歲月。

大閱兵展示出來的一組組軍事硬件，既可激盪民心，也可威懾潛在侵略者。然而，在中國人興奮的同時，強大軍備也難免招外人忌。這次多個西方大國都不派出最高級的官方代表，顯然是心存戒心。畢竟，中國日益強大，要爭取話語權，難免影響到原有的國際秩序，尤其是美國老大哥。

老兵和女兵

呂書練

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舉行的閱兵儀式已結束，但閱兵帶來的話語對信仍會持續一段時間。到底，對中國人來說，在一個小時內，看到約一萬二千名嚴陣以待的海陸空兵力和逾五百部尖端武器和裝備，不但大開眼界，也對國家增強信心，心底踏實。我相信這也是閱兵意義之一。

秀》，源自《全美一叮》(Britain's Got Talent)。我一直以為這種舉動叫好，因為過去我們無論超女、快男還是相親類節目，都打着原創的旗號，明目張膽地抄襲別人，從港台一路抄到歐美，抄得別人呲牙咧嘴，但又無可奈何，你來打官司嗎？熱烈歡迎，但依中國法律，似乎找不到處罰的條文。記得當年金庸把他的武俠小說一分錢賣給大報時，大家都笑了，還是老先生識趣，反正不要，破財當財。

於是在乎《中國達人秀》的這種尊重版權的舉動，就格外顯得可貴。作為中國首次挺起腰桿引進版權的《中國達人秀》，源於《全美一叮》(Britain's Got Talent)。我一直以為這種舉動叫好，因為過去我們無論超女、快男還是相親類節目，都打着原創的旗號，明目張膽地抄襲別人，從港台一路抄到歐美，抄得別人呲牙咧嘴，但又無可奈何，你來打官司嗎？熱烈歡迎，但依中國法律，似乎找不到處罰的條文。記得當年金庸把他的武俠小說一分錢賣給大報時，大家都笑了，還是老先生識趣，反正不要，破財當財。

我們過去靠模仿和抄襲成為山案，我們的引進版節目，依然逃不脫成為山案。難道我們已經陷入「習慣性山案」？實際上，即使我們亦步亦趨地成為《全美一叮》的中國版，做得再像，也不過東施效顰。那麼，我們中國的電視達人們，什麼時候能弄出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原創節目呢？哪怕還是「秀」。

若荷

激動無補於事，只有等待時機，一擊即中。當然等待的過程漫長，抑壓激動實不容易，如果你做到，證明你久經考驗，確是成熟了。

從這個角度看，閱兵禮上的老兵和女兵卻傳出另類信息：被迫應戰的老兵和收拾殘局的女人都不太好戰之人。戰爭，對中國人來說，從來都是被動的，都是苦難。